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关系与印亚太地区格局*

孙西辉 刘雨桐*

摘要：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偶发因素，但是它对各国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及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大国的实力变化及大国间的战略关系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总体上是间接的和非决定性的。在大国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各领域的大国间具体关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对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只能发挥“催化剂”或“助推器”的作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大国间战略关系。在大国间实力分布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可以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妨碍大国经济增长和实力增强，但是对大国间的军事实力分布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基于这一理论认知，印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在经济实力方面呈现“两超两强多层”状况，在军事实力方面呈现“三超两强两层”状况，在大国关系方面呈现中美“双领导战略博弈”状况。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印亚太地区；国际格局

近年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成为2020年对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一个非常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构成重大威胁，严重影响国际领域的大国关系，甚至对国际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前，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周边地区尤其是印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使印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更加复杂，使地区国际格局的走向平添几分不确定性。因此，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关联性，厘清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作用机理，进而分析后疫情时代印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与地区格局及其走向，对于理性认识国际形势和合理布局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关联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以来最重大的突发国际事件和公共卫生危机，对各国内部和国家间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体系变化中的一个偶然因素，厘清三者的关联对于正确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

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从整体视角看待国际政治问题，强调体系方法与理论，提出国际政治体系（international-political system）及其结构等概念，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区分和界定了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和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等概念。

*本文载于叶海林主编：《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21）——新冠肺炎疫情与亚太地区形势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3-55页（以出版的蓝皮书内容为准）。

*孙西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国周边国家对外政策、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刘雨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第一，国际体系及其构成要素。体系或国际体系并非华尔兹最早提出，但是他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华尔兹认为，体系是一组互动的单元（units）。它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体系层次上的结构，这是使单元构成一个体系的关键；二是互动的单元。^①在华尔兹看来，只有借助体系理论才能正确理解国际政治，还需要将国际政治体系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其他国际体系区分开来。^②尽管华尔兹并未明确界定国际政治体系，但是这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有学者总结为，国际体系指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组成的无政府社会，包含国家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类要素。^③

第二，国际格局及其构成要素。国际格局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词汇，如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等，但是西方学者几乎不用这种表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与国际格局的含义最接近的是国际结构（international structure）或国际体系结构（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华尔兹根据界定国内政治结构的三个原则考察了国际政治结构的界定方式，认为系统的排列原则、单元的功能和单元间能力的分配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结构变化。^④基于这种理论范式，国际格局可视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形式，由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和战略关系构成，前者指大国间的相对实力差别，后者指大国间的敌友关系。^⑤

第三，国际秩序及其构成要素。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国际秩序都是一个常用概念，然而学术界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存在较大差异。根据阎学通教授的研究，一些中国学者混淆了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还有学者不区分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中外学者在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方面也存在分歧。^⑥他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的性质，指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和平状态，包含国际主导价值观（international dominant values）、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和国际制度安排（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三类要素。^⑦

（二）国际体系中的大国

大国历来是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体和研究对象，但学术界并未清晰地界定大国，也没有在理论上充分说明为何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结构现实主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明确了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也为学术界对大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

第一，大国及其衡量方法。鉴于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和学术界对大国未给出清晰的衡量标准，本文作者之一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过划分国家大小（强弱）的原则和标准。我们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需要遵循三个原则，即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原则、摒弃国家划分中“二分法”的原则、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相结合的原则；划分国家大小（强弱）的标准为“三维度-六指标”，即基础维度及人口和面积指标、实力维度及经济和军事指标、认知维度及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40.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79.

^③ 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④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88-101.

^⑤ 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⑥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2页。

^⑦ 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3页。

自我感知和国际认同指标，并尽可能细化和量化各维度的相关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先通过基础维度和实力维度对某一国家进行定位，如果同时符合两个维度中的四项指标，则说明该国是典型的某类国家，如果符合其中的两项或三项指标，则说明该国是非典型的某类国家；无论是典型或者是非典型的某类国家，我们还应该结合主观维度加以确认。此外，确定一国的大小类别还需要考虑与之对应的其他国家，即考虑其相对性。^①

第二，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如上所述，国际格局基本上国际体系的结构，而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排列原则、单元的功能和单元间能力的分配三个要素。关于排列原则，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分权的和无政府的，各组成部分是平等的关系。^②鉴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一致认可的假定前提，且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变化的可能性，因而这一排列原则可视为一个常量。关于单元的功能，“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系统单元，并不因其履行的职能而有所区别。无政府状态要求体系中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这意味着它们的一致性。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它们的同一性。”^③也就是说，“对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来说，由于由相似的单元构成，单元的功能这一标准不具意义。”^④关于单元间能力分配，“在无政府秩序下，单元主要依据其实现类似任务的能力大小来加以区分。……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⑤因此，“无论在无政府体系或等级制体系中，单元间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体系的变化。”^⑥此外，华尔兹还指出，“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惟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结构是根据系统的主要行为体，而非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加以定义的。”^⑦“只有非国家行为体发展到足以与大国相匹敌或超越大国，而非仅仅是相当于一些小国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一种否认国家中心作用的理论。”^⑧因此，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是大国，大国能力的变化影响国际体系结构。与之类似，阎学通教授也认为，大国的实力及大国间的关系决定国际格局。可见，大国对国际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三，大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在国际秩序三类构成要素中，国际主导价值观指被绝大多数国际成员接受且能够指导国际规范制定方向的价值观，国际规范指各国在长期交往与互动中形成并对多数国家的行为具有不同约束力的习惯、规则和法律等的统称，国际制度安排指约束国家遵守国际规范的组织机构及其权力分配。^⑨从表面上看，国际秩序三类要素并未提及大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对于国际秩序不重要。一方面，无论是国际主导价值观还是国际规范，

^①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4-35页。

^②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88-89.

^③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93.

^④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01.

^⑤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93.

^⑥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01.

^⑦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93.

^⑧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95.

^⑨ 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它们的形成和推广都离不开大国的支持和推动，其主导地位也需要大国的维护。另一方面，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所有重要国际制度安排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大多数国际制度安排由大国直接推动建立。因此，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形成、维护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影响机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是严重而深远的，但是它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总体上是偶发的和间接的。讨论这一话题，需要明确新冠疫情的危害及其影响的传播路径，进而讨论它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机理。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与影响扩散方式。大规模的国际流行性疫病并不罕见，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与影响史无前例，造成严重且多方面的危害，主要体现为威胁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妨碍各国交流与交往，阻滞各国经济活动等。在威胁民众的生命与健康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4月，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累计约为1.39亿人，死亡病例累计约300万人；累计感染病例超过1000万的国家3个，超过100万的国家21个；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人的国家1个，超过10万的国家6个。^①在妨碍各国交流与交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高传染性以及人们对该病毒的了解及防控手段有限，绝大多数国家于2020年初暂停了国际航班并限制外国人入境。在阻滞各国经济活动方面，各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停止或限制国内及国际交流与交往，这必然导致许多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停摆。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机理。大国关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大国间的各种关系，可以是经济与贸易、政治与外交、文化与社会、军事与安全等各领域的具体关系，也可是涉及彼此敌友状况和战略性目标的战略关系。在大国间的具体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妨碍各国间的人员和物资的交往和运输对大国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在大国间的战略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影响彼此的理解与情感对大国间的战略认知和定位产生间接影响，而大国间的具体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战略关系。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机理。根据上文对国际格局的解释，大国间的实力分布和战略关系是其构成要素，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机理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大国间的实力分配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妨碍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影响其经济发展状况，进而造成实力对比变化。在大国间的战略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通过影响彼此感情影响大国间的战略认知与定位，而且可能因现实或潜在的实力变化趋势而强化这种战略认知与定位。

二、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周边大国关系

由于地理临近性和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政治与军事交流，其中包括中国周边的大国。不过，由于大国具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国际抱负和国家利益优先排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自然比中小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新冠肺炎疫情是大国关系的影响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但是会发挥“催化剂”的作用，加剧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的复杂程度。

（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美国并非地理意义上的中国邻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遍布全球，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Situation by Country, Territory & Area," April 17, 2021, <https://covid19.who.int/table>.

在中国周边拥有多处军事基地和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可以算作中国的一个特殊周边国家。中美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人文交流及政治与军事互动。尽管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通过进口关税、舆论抹黑、政治攻击和军事施压等方式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但是中美经贸关系并未像某些美国政客期待的那样“脱钩”，反而更加紧密，2020年中美贸易额为40992亿元，中国对美国进出口额比上一年分别增长10.1%和8.4%。^①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面临新一轮冲击，既包括疫情本身的直接影响，也包括美国政客将疫情政治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抹黑和攻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因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本已十分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忽视的态度，放任民众出行和聚集，导致美国国内的疫情失控，于是特朗普政府开始不断抹黑和攻击中国，将新冠病毒称为所谓的“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无视中国向国际社会及时通报疫情的事实，否定中国抗疫成效，使中美政治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矛盾和对立情绪急剧上升。在人员往来方面，美国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第一个从中国撤侨和关闭在华领事馆的国家，^②率先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航班入境，^③这导致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与货物的运输受到极大影响。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活动的阻碍以及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导致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尽管中美仍保持规模可观的双边贸易量，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两国货物贸易受到影响，未能完全实现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的预期目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由于美国大选因素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和指责，两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矛盾不断激化。

在中美战略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各领域采取一系列施压措施，使得中美战略关系由战略竞合关系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改变这一战略关系的走向，反而因疫情背景下各领域的具体关系日趋紧张而进一步强化。拜登上台后，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持续，美国表示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表示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但是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强硬的立场和态势，谋求联合西方国家集体对华施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并未改变。

（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存在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密切的经贸关系与人文交流，但也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端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总体上为两国加强社会联系和相互支援提供了一个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日具体领域的双边关系，但是并未对中日战略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日之间进行了密切的抗疫合作。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要加强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并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根据日本外交白皮书的数据统计，日本共在中国疫情期间，向中国运送了大约9万副手套、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第13页。

^② 《驻马里大使：当初武汉封城美国第一个撤侨，如今“甩锅”称中国没通报疫情》，北京晚报网站，2020年4月9日，<https://www.takefoto.cn/viewnews-2109336.html>。

^③ U.S. Homeland Security, “DHS Issues Restrictions on Inbound Flights with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in China,” February 2, 2020, <https://www.dhs.gov/news/2020/02/02/dhs-issues-supplemental-instructions-inbound-flights-individuals-who-have-been-china>.

4.1 万套护目镜、4 万套防护服和 2000 件消毒产品。^①在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严重之后，中国也积极为日本捐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此外，中方还积极推动中日双方在疫情数据信息共享、出入境人员配合管理、区域产业链稳定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积极合作，两国领导下的亚太地区抗疫模式也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可借鉴经验。在经贸领域，尽管中日经济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两国的经贸联系仍有小幅增加，2020 年中日贸易额为 21973 亿元，中国对日本进出口额比上一年分别增长 2.1% 和 0.1%。^②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尽管日本与美国是同盟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和经济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冲击，日本为对冲来自美国的压力或应对美国在东亚投入不足可能导致的风险，积极缓和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并与中国一起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及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在中日战略关系方面，安倍政府以建设强大日本和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为根本目标，以价值观外交、经济外交、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历史修正主义等方式为主要手段，谋求突破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重振日本经济、抗衡中国等具体目标为重要突破。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经济吸引力和地缘政治压力越来越多，日本实际上希望利用日美同盟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通过中日经济合作促进日本的经济的发展。因此，中日战略关系是战略竞争与合作的状态。菅义伟政府大致延续了安倍政府的内外政策，但是特朗普下台使美国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拜登政府大力拉拢盟友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联美抗华的意愿，导致当前中日战略竞合关系中的竞争性有上升的趋势。

（三）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印关系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都有艰巨的发展任务，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有相似的立场和诉求。但是，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印常被国际社会视为比较的对象，而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有目共睹的成就使印度对中国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同时，中印之间存在漫长的边界线和复杂的边境和划界争端，这被印度视为中印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有时甚至以此作为中印关系的全部内容。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尤其是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之后，印度将该事件的影响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使中印关系跌入一个新“冰点”。

在中印具体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并不大，主要体现在印度较早地从武汉撤侨并限制中国人入境。随着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恶化，越来越多地国家也从印度撤侨并限制印度人入境，中印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暂停。在边境争端领域，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是 2020 年中印关系的一个焦点和转折点。5 月 6 日，印度部队于加勒万河谷越境进入中国境内，6 月 15 日晚，印军违背军长级会谈共识再次越过实控线破坏中方设施，并对上前交涉的中国边防官兵进行暴力攻击，导致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死亡。^③为此，中印之间进行了多轮外长和军长间的会谈，2020 年双方共进行了 8 论军长级会谈，直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两国军队才达成脱离接触的共识。^④在军事领域，印度在加勒万地区冲突之后加强了边境地区的行动。6 月 19 日，莫迪在约 20 个党派参加的“中印边界问题全国党派大会”上表示，“指挥官将不再收到限制使用武器的约束，并将有充分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iplomatic Bluebook 2020,” p.44.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 2 月 28 日，第 13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使馆新闻，《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专访谈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2020 年 6 月 25 日，<http://in.china-embassy.org/chn/sgxw/t1792379.htm>。

^④ 《中印两军开始同步组织脱离接触》，新华网，2020 年 2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2/10/c_1127091511.htm。

的权力利用其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应对‘非常情况’。”^①6月20日，拉达克地区的列城上空出现大批印度空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升级版米格-29战斗机；印度空军司令巴达乌利亚（KS Bhaduria）连续前往列城（Leh）和斯利那加（Srinagar）的空军基地视察。在经贸领域，印度先是删除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然后暂停中国商品通关，抵制中国产品，禁止中国手机软件，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道路建设，禁止华为参与印度的5G建设，限制尽快中国的店里设备，2020年中印贸易额为6058亿元，中国对印度的进出口额比上一年分别增长16.7%和-10.5%。^②在政治领域，印度人民党的两名议员米内克什·莱克西（Meenakshi Lekhi）和拉胡尔·卡斯万（Rahul Kaswan）在线参加了蔡英文的宣誓就职仪式；印度印度抓紧在藏南地区修建隧道，试图以铁路联通达旺和西卡；印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钱德尔（Rajiv Chander）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香港局势表达了“关注”；前外交秘书顾凯杰（Vijay Gokhale）甚至宣称，“我们民主国家的存在挑战着北京共识或模式，这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很难为其非民选的党员模式辩解。”^③

在中印战略关系方面，印度一直梦想且自信地认为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但是在与中国的对比中总是处于落后状态，导致印度在对华认知方面存在严重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力量存在是对其进行战略保卫，希望摆脱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但本国无替代能力；另一方面，印度想要通过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合作增强抗衡中国的能力，但大国心态使其不愿完全倒向美国。因此，尽管中国并未将印度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但是印度已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印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关系从属于战略竞争关系。

（四）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俄关系

俄罗斯也是中国周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和大国，中俄两国在冷战后保持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和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面对西方的战略打压和中俄共同的利益，两国不断深化双边战略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中俄保持各领域的良好互动与合作。

2020年，抗疫合作成为了新时代中俄友好关系中的增色剂。双方基于彼此之间的疫情高峰时差和各自优势能力，为彼此“雪中送炭”。中国的抗疫高峰是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解封；而俄罗斯疫情分为两个高峰，分别在3月25日至5月11日和8月18日至11月9日。^④在中国的疫情高峰阶段，俄罗斯不仅在抗疫物资方面对中国给予援助，而且在中国在外交话语领域给予中国强有力的支持。2020年2月12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抨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的虚假报道，指责其以此作为破坏中国形象的手段。同时，俄罗斯媒体积极肯定中国的抗疫成效和对外抗疫援助。尽管这些报道存在着影射了欧盟无能的政治私货，但客观上有助于各国民众正确、客观地理解中国。^⑤而中国

^① Rahul Singh, “No Restrictions on Using Firearms: India Gives Soldiers Freedom along LAC in Extraordinary Times,” *Hindustan Times*, June 20, 2020,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o-restrictions-on-firearms-india-gives-soldiers-freedom-along-lac-in-extraordinary-times/story-pCcFACSAkMRschq50Tom1L.html>.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第13页。

^③ “Former Foreign Secy Vijay Gokhale, Says Democracy Is India’s Asset to Counter China,” *Hindustan Times*, March 4, 2020,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cities/former-foreign-secy-says-democracy-is-the-asset-to-counter-china-s-influencc/story-Gi2hymfJY1glWUhjnjCgl.html>.

^④ 李勇慧：《俄罗斯抗疫基本情况及对内政外交的影响》，《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1期，第10-20页。

^⑤ 蔡运喆：《疫情叙事博弈中的中俄协作》，《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10卷，第105-121页。

在率先走出疫情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后,也积极开展对俄的抗疫援助,充分缓解了俄罗斯所面临的抗疫物资供给不足和经验匮乏的难题。自2020年4月2日起,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涉及物资、人员和医疗专家的援助。对此,俄罗斯给予中国高度评价,4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中俄两国在抗击疫情协作方面,给出了“最高的评价”,并表示两国通过多种形式互相援助,共同遏制疫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月17日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表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新冠病毒是可以被战胜的,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榜样。^①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合作互助使两国在抗疫方面取得进展,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在经贸领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0年中俄贸易额达到7466亿元,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出口额比上一年分别增长-6.1%和2.1%。^②

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仅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相互帮助,而且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积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傅莹指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③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欧洲、中东和印亚太方向分别与中国和俄罗斯展开激烈的战略博弈,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和政客希望通过拉拢俄罗斯或挑拨中俄关系的方式加以破坏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但是中俄两国不为所动。2020年6月,美国曾邀请俄罗斯参加G7峰会,对此,梅德韦杰夫表示,“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业”。^④

三、后疫情时代的印亚太地区格局

印亚太地区是中国周边地区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正确认识印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现状,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它的影响及可能的未来走向,有助于我国更合理地协调大国关系与进行对外战略布局。

(一) 印亚太地区格局的既有状况

当前,印亚太地区聚集了全球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大国,地区热点问题众多,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合作交织,结构性矛盾复杂多样,地区格局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形态。基于上文对国际格局的解释,印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的状况可以从域内大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战略关系三个方面考察。

首先,经济实力分布视角的地区格局。经济实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也是一国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准存在不足之处,但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和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为了方便下文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此处以疫情暴发前的数据为依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印亚太地区经济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分别是美国(21.433万亿美元)、中国(14.28万亿美元)、日本(5.082万亿美元)、印度(2.869万亿美元)、俄罗斯(1.7万亿美元)、韩国(1.647万亿美元)、澳大利亚(1.397万亿美元)和印度尼西亚(1.119万亿美元)。^⑤根据“三维度

^① 《中国援助俄罗斯多批防疫物资 俄方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新闻网,2020年7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07-22/9245099.shtml>; 丰家卫:《普京称赞中国抗疫为他国树立榜样》,《北京日报》,2020年11月19日,<http://ie.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App/5baee86de4b034f7951ef687/AP5fb54d04e4b0c34aa381967e?isshare=1>。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2月28日,第13页。

^③ 傅莹:《把握变局、做好自己,迎接新的全球时代》,《世界知识》,2019年19期,第18-21页。

^④ 《俄罗斯称G7扩大方案不具代表性:全球事务离不开中国参与》,参考消息网,2020年6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00603/2412103.shtml>。

^⑤ The World Bank, “GDP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India, Russia,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1960-2019, current US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JP-US-KR-AU-RU-ID-IN&view=chart>.

“一六指标”的标准，GDP 超过 2 万亿美元的国家为经济实力指标上的大国，那么印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它们是经济实力方面该地区国际格局的主要构成力量。就此而言，一方面，在这 4 个经济大国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位于第一梯队，日本位于第二梯队，印度位于第三梯队；另一方面，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经济指标上属于中等强国的标准，但是它们具有成为大国的潜质。因此，经济实力角度的印亚太地区格局可总结为“两超两强多层”格局（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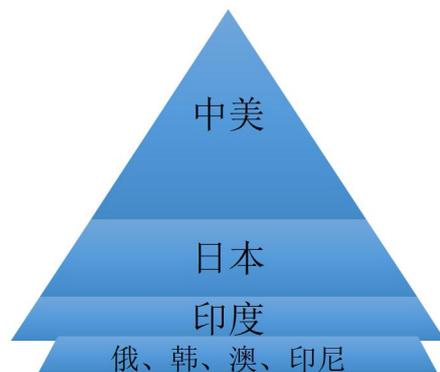


图 1 大国经济实力视角下的“两超两强多层”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军事实力分布视角的地区格局。军事实力是一国综合实力的核心，也是一国硬实力的核心。目前，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并不统一，常用的指标之一是国防开支。本文以军事开支与作战能力为衡量标准。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2019 年印亚太地区军事开支超过 100 亿美元的国家 and 地区为：美国（7317 亿美元）、中国（2611 亿美元）、印度（711 亿美元）、俄罗斯（651 亿美元）、日本（476 亿美元）、韩国（439 亿美元）、澳大利亚（259 亿美元）、中国台湾（104 亿美元）、新加坡（112 亿美元）和巴基斯坦（103 亿美元）。^①根据“三维度-六指标”的标准，军事开支超过 200 亿美元的国家为军事实力指标上的大国，那么印亚太地区的军事大国分别是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按照全球火力网（GFP）的数据，印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战斗能力排序为：美国第 1（战斗力指数 0.0718）、俄罗斯第 2（战斗力指数 0.0791）、中国第 3（战斗力指数 0.0854）、印度第 4（战斗力指数 0.1207）、日本第 5（战斗力指数 0.1599）、韩国第 6（战斗力指数 0.1612）、巴基斯坦第 10（战斗力指数 0.2073）、印度尼西亚第 16（战斗力指数 0.2684）和澳大利亚第 19（战斗力指数 0.3378）。^②综合上述两种指标，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日本是军事实力方面该地区国际格局的主要构成力量。就此而言，一方面，在这 5 个军事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处于第一梯队，印度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另一方面，韩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具有成为军事大国的潜质。因此，军事实力角度的印亚太地区格局可总结为“三超两强两层”格局（见图 2）。

^①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1988-2019),” in constant (2018) US\$ m. (PDF).

^② GFP, “2021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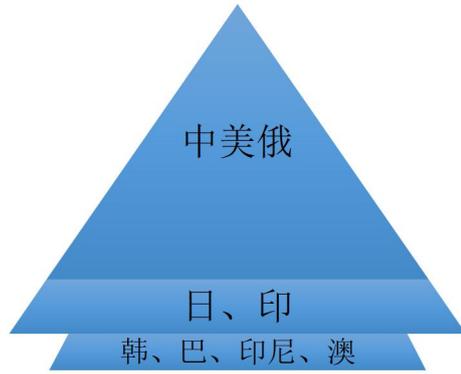


图2 大国军事实力视角下的“三超两强两层”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再次，大国战略关系视角的地区格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也是构成国际格局的要素之一，它主要表明大国间的敌友关系。在现实中，由于中国实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印亚太地区大国间的实力对比自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目前的发展趋势表明今后还将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实力提升的方向发展。这种实力对比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实力地位的扭转及其发展趋势，导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动，进而使大国之间产生国际体系层面的“结构性矛盾”。^①简单来说，中美之间存在“双重结构性矛盾”，即中美在全球层面预期的“结构性矛盾”和在亚太地区现实的“结构性矛盾”；中日之间存在“复合结构性矛盾”，即中日在全球层面和亚太地区现实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以及中美“双重结构性矛盾”；中印之间存在“虚幻的结构性矛盾”，即中印在全球层面虚假的“结构性矛盾”和在南亚地区潜在的“结构性矛盾”；中俄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没有“结构性矛盾”，在军事实力方面存在潜在的“结构性矛盾”，但是这一矛盾在西方战略压力的背景下并不突出，中俄总体上保持高水平的战略协作关系。因此，在亚太地区中美双领导趋势下，^②大国战略关系视角下的印亚太地区格局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轴，其他大国或潜在大国根据自身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中选择不同平衡程度定位的“双领导战略博弈”格局（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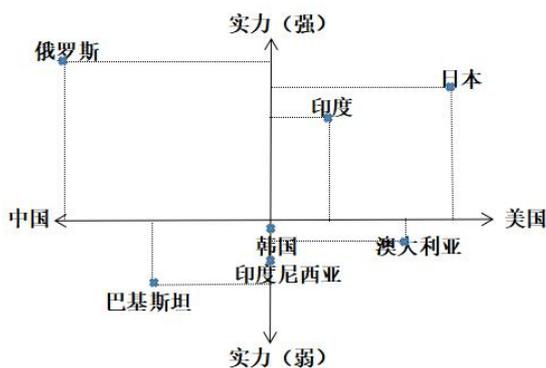


图3 大国战略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双领导战略博弈”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吕虹、孙西辉：《“结构性矛盾”与“特朗普主义”——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双重动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6期，第1-26页。

^② 孙西辉、吕虹：《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45-52页。

（二）印亚太地区格局的疫情影响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进而对相关大国的经济实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军事实力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但它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科技、人才、制度等因素也对军事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军事实力的增长与衰落不是短时期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此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国的军事实力的影响仅限于对军人活动的影响，对真正的军事实力几乎没有影响。在大国战略关系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上文已有解释，此处不再赘述。本部分将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印亚太域内的大国经济实力及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讨论它对该地区国际格局的影响。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印亚太域内大国经济的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多数东亚国家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应对疫情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美国和印度疫情非常严重，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疫情失控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印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措施最严格、效果最好的国家，但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依然不可避免。中国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GDP 同比下降 6.8%，三类产业的降幅分别为 3.2%、9.6% 和 5.2%。^①美国暴发疫情的时间稍晚于中国，但是美国经济同样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估计，2020 年第一季度年化 GDP 下降 5%，第二季度年化 GDP 下降 31.7%。^②日本经济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0.6%，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降 7.8%。^③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由于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俄罗斯 2020 年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降 8.5%。^④印度 2020 年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降 23.9%。^⑤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印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由于各国的应对疫情的措施和效果不尽相同，它们在 2020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差别，从而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发展变化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 2020 年 GDP 的同比增长分别是 -3.5%、-5.1%、-8% 和 2.3%。^⑥这表明中国是在 2020 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也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并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大国的经济实力优势。从具体数据看，2020 年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 GDP 分别为 14.723 万亿美元、20.937 万亿美元、5.049 万亿美元、2.709 万亿美元、1.474 万亿美元。^⑦中美 2020 年 GDP 的差距为 6.214 万亿美元，相对于 2019 年两国 7.153 万亿美元的 GDP 差距，中国的确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

^① 国家统计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3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2020 年 4 月 17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

^② BE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nd Quarter 2020 (Second Estimate) Corporation Profits, 2nd Quarter 2020 (Preliminary Estimate)," <https://www.bea.gov/news/2020/gross-domestic-product-2nd-quarter-2020-second-estimate-corporate-profits-2nd-quarter>.

^③ "Japan's GDP Shrinks by an Annualized 27.8% in Second Quarter of 2020," August 21, 2020, <https://www.nippon.com/en/japan-data/h00796/#:~:text=Home.%20Japan%20Data.%20Japan%E2%80%99s%20GDP%20shrinks%20by%20an,its%20largest%20postwar%20decrease.%20Read%20in%20other%20languages>.

^④ "Russian Economy down by 8.5% in Second Quarter," August 14, 2020, <https://realnoevremya.com/articles/4687-russian-economy-down-by-85-in-second-quarter>.

^⑤ Aaron O'Neil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in India 2nd Quarter 2020," April 15, 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6947/gross-domestic-product-gdp-growth-in-india-by-quarter/>.

^⑥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anuary, 2021, p.4.

^⑦ "GDP -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untryeconomy](https://countryeconomy.com/gdp), <https://countryeconomy.com/gdp>.

距。同时，2020年中国对日本的GDP优势为9.674万亿美元，2019年的优势为9.198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印度的GDP优势为12.014万亿美元，2019年的优势为11.411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俄罗斯的GDP优势为13.249万亿美元，2019年的优势为12.58万亿美元。由此可见，印亚太地区大国实力对比的上述变化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印亚太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新冠病毒是人类知之甚少的一种新型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对印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造成重大挑战。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许多国家肆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域内各国的国内与国际经济活动，对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相关产业和行业造成灾难性打击。另一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出于大国竞争的考虑，美国和日本分别推出各自的产业转移和供应链重组计划，并极力拉拢部分印亚太国家加入其中，希望将一些事关公共卫生和关键领域的产业转移到本国或它们认可的国家，重组印亚太地区的产业供应链，从而达到促进对本国的投资和减少对中国产业的依赖等目标。市场规律支配下的国际产业转移是正常的世界经济现象，特定地区的供应链大多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在长期经济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人为地干预或强制性重组必将面临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恶化该地区的国际关系状况与经济发展环境。

（三）印亚太地区格局的发展趋势

印亚太地区格局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促使地区格局变动的核心要素是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及战略关系的变化，而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影响大国经济实力的因之一，对大国的军事实力及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影响是间接的和微弱的。

第一，印亚太各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趋势。按照既有的发展程度和发展基础，印亚太各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和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和新兴大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正常情况下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实力将得到较快提高。美国和日本是发达国家，通常只能维持中低速经济增长，日本因重度老龄化问题尤其如此。俄罗斯资源丰富，但工业产业不够均衡，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和矿产等资源的国际价格，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的特点。就此而已，中国将继续快速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并拉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优势，印度将继续缩小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各国的经济实力增长速度取决于疫情控制的程度和速度。目前来看，美国和印度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次是俄罗斯和日本，中国是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①就疫苗接种来说，中国和美国的接种人数与比例较高，俄罗斯其次，日本和印度的接种比例较低，且两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如果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它就不太可能在经济上接近和超过日本，经济实力视角中的印亚太地区将维持当前的“两超两强多层”格局。如果印度的疫情得到控制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它将缩小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印亚太地区将呈现“两超两强两层”格局。

第二，印亚太各大国军事实力的发展趋势。军事实力的发展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但是军事工业与科技是关键要素。就印亚太地区而言，中美俄是三个军事强国，其中美国是“全能型”军事强国，中国是“准全能型”军事强国，俄罗斯是核武器领域的军事强国，三国中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实力变化。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实力与上述三国不在同一个量级，日本的相对优势是科技与工业基础，但是受

^①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Situation by Country, Territory & Area,” April 19, 2021, <https://covid19.who.int/table>.

制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美日同盟，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在全球大规模购买武器，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且自主研发能力较差。因此，从军事实力增长的角度看，无论新冠肺炎疫情状况如何，印亚太地区的“三超两强两层”格局将长期存在，但是“三超”中的中美军事实力将继续缩小，“两强”中的中印军事实力不相伯仲。

第三，印亚太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持续发展和实力不断增强，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美国的霸权焦虑感将越来越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将不断强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拉拢或迫使其他国家加入遏华行列的意愿会逐步增强，而中国实力增强也会令那些试图加入遏华行列的国家不得不仔细权衡利弊，到底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还是尽力维持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外交”。由于大国之间斗争激烈或关系非常密切都不利于小国从中渔利，^①中美战略竞争越激烈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外交”的空间越小。因此，从大国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印亚太地区将长期保持中美“双领导战略博弈”格局。

四、结束语

总体而言，大国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形势，由大国间的实力分布与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组成，国际秩序时国际体系的性质，包含国际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大国间的实力分布取决于各大大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状况，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活动，进而影响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增长状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不能直接作用于军事实力的变化，只能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和经济实力变化间接影响军事实力变化。同时，大国关系包括大国间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关系，也包括表明敌友状况的战略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直接影响大国间诸多领域的具体关系，但是只能通过影响大国间的具体关系和情感与认知间接地影响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就印亚太地区而言，在经济实力视角中呈现“两超两强多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控制的速度与程度决定地区格局将维持现状或朝着“两超两强两层”格局演变；在军事实力视角中呈现“三超两强两层”格局，无论新冠肺炎疫情状况如何，这一地区格局将长期存在，但是中美军事实力将继续缩小，中印军事实力相对均衡；在大国间战略关系视角中呈现中美“双领导战略博弈”格局，它的前景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面对这种地区国际格局的现状与走向，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清醒地认识客观形势，尽量协调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坚持“斗而不破”的对美竞争原则，因为“东升西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之一，时间在中国一边。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of the Indo-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 COVID-19 Pandemic Era

Sun Xihui & Liu Yutong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outbreak in 2020 is an accidental factor in the great change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but it has a hug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lives and health of peopl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change of power and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among great powers have their own rules,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an indirect and non-decisive influence on relations among

^① 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4-35页。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In terms of relations among big powers, the COVID-19 pandemic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 specific relations among the big powers in the various domains, but it can only be a kind of “catalyst” or “booster” with regard to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among big powers. As far as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great powers is concerned, the COVID-19 pandemic can imped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strength enhancement of big powers by affect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it has very little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ilitary strength among big powers.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cogni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of the Indo-Asia-Pacific reg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ength manifests as “two superpowers-two powers with multi-layers”, that in terms of military strength is “three-superpowers-two powers with two layers”, and that in terms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s “strategic game under dual leadership”.

Key words: the COVID-19 pandemic;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 the Indo-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